

繼承中華傳統文化的深遠意義 ——對讀〈三遷〉與〈九衢公行略〉有感

李憑*

摘要 在舊時代，念書被視為博取功名的舉動。由於清代外來勢力的訛逼蠶食，人們的觀念逐漸超脫現實，昇華到愛家、愛鄉、愛國的理想境界，將念書看成恪守中華傳統文化的意志。〈九衢公行略〉記載的望廈趙氏遵循之“書不可死”精神，正是此類震撼人心的典範。通過對讀的方式，本文試圖指出，繼承中華傳統文化對於維護祖國穩定昌盛的深遠意義。

關鍵詞 三遷；〈九衢公行略〉；中華傳統文化

一

許地山先生發表過一篇題曰〈三遷〉的文章，藉改寫孟母三遷的典故，鋪陳出阿同一家悲慘遭遇。¹文章第一段中這樣寫着：“花嫂子着了魔了！她只有一個孩子，捨不得教他入學。她說：‘阿同底父親是因為念書念死的。’”許地山先生向人們釋放了悲哀的情緒。“阿同底父親”是念書人，因念書而死，剩下可憐的孤兒寡母。阿同不再念書了，但是受人欺凌和壓迫，結果愚昧而死，連帶花嫂子也瘋了。念書死人，不念書人死，終歸是死，這讓那個時代的人陷入無望而不知所措。不過，許地山先生自己可不迷茫，他既念過私塾，也讀過洋書，還因為寫書而出人頭地，當上了大學教授，可以舉阿同家庭的故事去教訓大眾。

阿同只是小名，阿同的父親姓甚名誰難以確證，也沒有確證的必要，因為許地山先生發表〈三遷〉的時間距今已逾百年。其實，在中國的舊時代，念死書，死念書，念書死，這樣的例子常有。像許地山先生那樣，明知念書會死人卻還勇敢地念書的人也有；甚至，還有因念書而死卻不懊悔的人。

* 李憑，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客席教授、（澳門）中華文化交流協會會員。

在澳門望廈村趙氏的家譜中記載着一段令人扼腕哀痛的事跡。²趙家第二十五世二房的趙元輅曾經離別望廈，公車北上，應試清朝乾隆庚子春闈。³豈料，他體弱染疾，硬撐三場，扶病而出，遷延十數日後卒於京師城南之廣州會館，時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陰曆三月二十六日，⁴享年四十二虛歲，正值壯年，實在令人惋惜！但是，彌留之際的趙元輅毫無懊悔之意。他向隨從家人交代後事，撇下尋常瑣碎家務，卻留下了“人可死，書不可死也”的遺言。趙元輅諄諄叮囑兒子，要繼續讀書，用功到底。

其意頗堅，其志甚高；其情堪憫，其言驚人！

二

我以往對各類譜牒中所載的褒揚情節心存疑竇，而且以為傳承幾十代而不息的譜系需要推敲。因為家族的存在與發展，不但受制於人類的生育機能，而且難免因經濟波折而遭受阻滯，也常碰到因政治動亂而中斷，甚至因遇上嚴重的流行疫情而滅頂，抑或像阿同之家那樣由於念書而絕跡，所以三代而衰及五世乃亡的情況並不讓人奇怪，一些傳承幾十代的家族反倒稀罕。然而，看到趙元輅的遺事，我終於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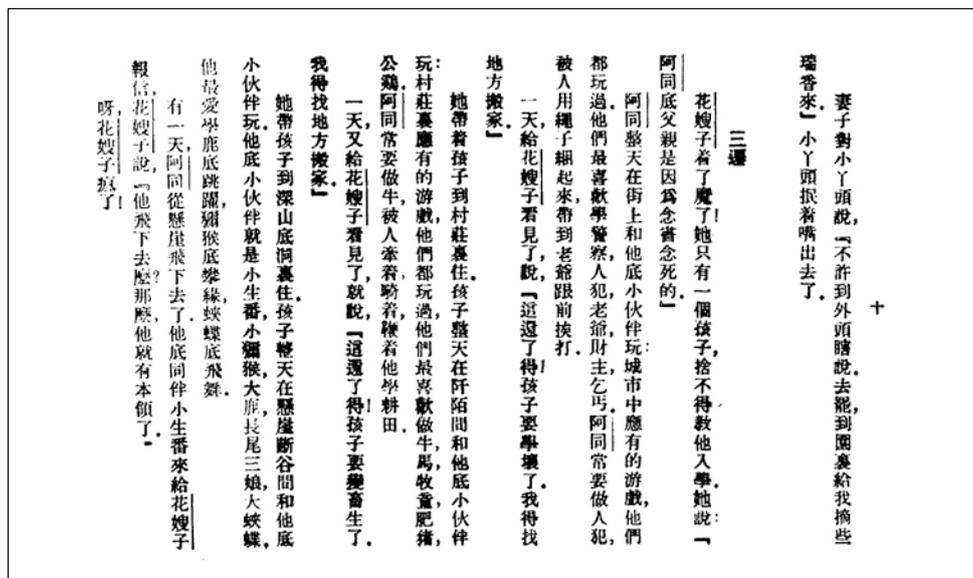


圖 1. 《小說月報》書影（圖片來源：筆者後製提供）

信家譜的記載並非全然虛誇，像趙家這樣哀婉傷感的情節很難憑空想像出來。尤其趙元輅臨終吶喊的“書不可死”四個字，真是擲地有聲，難以杜撰。

趙元輅與阿同的父親都因為念書而死，兩人的經歷迥異但歸宿一致。阿同的父親為何念書，念了甚麼書，許地山先生語焉籠統，讓讀者自己去想當然。趙元輅念的書在〈九衢公行略〉中表述得很清楚，他“於四書、五經、三禮一一手註”。由此可見，趙元輅的志向十分明確，就是一門心思追求功名。趙元輅在乾隆丁酉（1777年）科廣東鄉試之時已經高中第十八名舉人，但是他不肯甘休，想要爭取更高的功名，因此釀成不幸，成為封建科舉制度的犧牲品。

1919年的五四運動以後，科舉制度被視為洪水猛獸，成為人們激烈抨擊的題材。趙元輅赴京趕考而死的事實以及至死不悔的遺言，顯然可以作為控訴科舉制度戕害念書人的典型例證。不過，我寫這篇短文，並不是要追隨前人，繼續筆伐科舉制度。作為歷史的陳跡，科舉制度確實有其可惡弊端，造成了諸多悲憫事件；

應付科舉考試的讀本也確實含有大量糟粕，會嚴重傷害人們的心智。但是不可否認，科舉也發揮過難以磨滅的歷史作用。那就是，將長期置於門閥世族之家的典籍推行成為士庶共同追求功名利祿的工具，促使壟斷於上層的書冊擴散開來和傳承下去，在客觀上推動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發展。倘非如此，像趙元輅這樣踞居於偏僻半島之人，很難有踏上仕途的機會。

趙元輅臨終之時並非真的不悲憫哀婉，然而，他卻聲嘶力竭地發出了“書不可死”的吶喊。那是因為趙元輅深諳傳統格言“詩書繼世”的道理。他知道，獲取功名是科舉時代讓其家族興旺發達的重要途徑，而獲取功名的手段則是努力地念書。趙元輅的肺腑遺言成為趙家後輩刻骨銘心的家訓，其長子趙允菁即以“書澤”為堂號而發奮念書，著有《書澤堂文稿》，並且於“嘉慶辛酉（1801年）科中式廣東鄉試第四名舉人”，於“道光丙戌（1826年）科會試後選為大挑二等”，隨即“授南雄州始興縣儒學，以教諭銜管訓導事加一級”，此後更“以振興文教為己任”。⁵ 趙元輅過世，趙氏依舊前赴後繼，從而出現不少人物，子孫不乏取進郡庠和入貢候選者。因此，趙氏家族成為著稱望

學術筆記



圖2. 趙家巷今貌（圖片來源：編輯部攝製提供）

廈的名門，對於社會的影響頗大。⁶

與趙元輅的觀念形成鮮明對比，許地山先生筆下的花嫂子竟“着了魔”，她堅決不讓兒子阿同念書了。後來，阿同在城市裡學“做人犯，被人用繩子捆起來，帶到老爺跟前挨打”；在村莊裡“阿同常要做牛，被人牽着，騎着，鞭着他學耕田”；在深山底洞裡阿同模仿“鹿底跳躍，獼猴底攀援，蚊蝶底飛舞”。許地山先生想告訴人們：不讀書，就會墜入愚昧的狀態；沒文化，必然陷入野蠻的境地。阿同最終“從懸崖飛下去了”，他沒能傳續家族的香火。

當然，我們不能過分苛責花嫂子，她只是尋常之家的婦人，顧念的是眼前生計，不會有長遠的理想。我們也不必過分讚頌趙氏，其家送子孫念書的初衷只是為了改變家境。對此，趙元輅的祖父在離世之前對趙元輅講得很明白：“吾家雖貧，汝必讀書。”趙家祖上的本意並不複雜，念書的目的是為了擺脫貧困。

其實，念書的作用，更在於增長才智。

三

雖然趙元輅和趙允菁的作為很難超脫科舉時代的束縛，但是他們的觀念並非一成不變，因為念過書的人對於社會變化的感悟會比較敏銳。當時，在趙氏所居的望廈以南，是被葡萄牙管治多年的澳門城，人文環境頗受西來文明的薰染，趙家父子對這種形勢抱有清醒的認識。趙元輅曾為澳門“華夷雜處”的狀態焦慮，擔心如此則“人不知書”，恐怕華人念書的傳統遭受挫折。趙允菁去世於道光甲午（1834年）正月初三日，他在彌留之際也留下了諄諄遺囑：“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⁷趙允菁此語，看似在複製先輩的遺言，但其內涵卻更加深刻寬廣，超越了父親所言的“書不可死”意境，更超越了曾祖父所言“吾家雖貧，汝必讀書”的意境。趙允菁沒有苛求子孫非得中舉，只希望他們通過念書增長才智而擺脫愚昧。他已經

覺悟到，愚昧就會遭受外人欺凌，難免“從懸崖飛下去”。對比前輩，趙允菁的認識已經超越了讀死書和死讀書的境地，其宗旨不再局限於科舉考試的成功，還關注着傳統文化的維繫和繼承。

不過，風雨飄搖的舊時代，並非如善良人們抱有的美好願望那樣，只要刻苦地念書，就能安寧度日，抑或光宗耀祖。趙元輅去世 60 年後，他的後輩接連閱歷兩番清朝喪權辱國的醜陋事件。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美帝國主義勢力訛逼清朝簽訂《中美五口貿易章程：海關稅則》，⁸ 將中華民族的肌膚撕裂出一塊痛楚的創傷，結成難以磨滅的疤痕。這處疤痕就刻印在趙氏祖居的望廈地界，因此那款不平等的章程又被簡稱為《望廈條約》。⁹ 接着，三年之後葡萄牙殖民主義者亞馬留策劃施暴，公然蠶食位於澳門半島北部的望廈及周圍地皮。從此，望廈民眾承受起巨大的屈辱，遭受着殘忍的榨取。望廈民眾無力掙脫命運的擺佈，唯有迫切地盼望積貧積弱的祖國能夠復興強大。

近代百年的時光緩緩地流淌，望廈民眾歷經世道變幻的風風雨雨，卻依舊凝聚團結，默默恪守中華傳統文化，因為在他們的胸膛中跳動着一顆祖傳的中國心。望廈趙氏的子孫尤其堅貞不渝，他們持之以恆地尊奉着祖訓，誦讀着典籍，續寫着家譜。憑藉誦讀詩書建成鄉賢門庭，仰賴傳統文化德洽閭里壟畝，趙氏後人繼承趙元輅父子的遺願，發揚他們的思想，腳踏實地綿延存續，終於勾畫出一條中華傳統文化在葡人管治的澳門頑強地發展的軌跡，結晶成為一部飽含望廈鄉土氣息的家譜。如今，這部家譜作為寶貴文物呈現在人們面前。它彰顯了望廈趙氏繼承和發揚祖訓德藝的心路歷程，成為科學研究的珍品和教育後代的史料。它清楚地表明，澳門人民即使長久處於葡人管治之下，依舊時刻嚮往祖國母親。

由此我們再來體會趙元輅的遺言，竟然發現“書不可死”四個字轉活過來了，它的意義隨着時代的變遷而演繹，而昇華。由於文明的

發展，人們的精神逐步擺脫“念死書”和“死念書”的沉痾，人們的觀念終於掙脫掉科舉制度的束縛，人們的思想上升到繼承傳統文化的境界。於是，“書不可死”四個字，昇華成為弘揚傳統文化的豪言壯語。它告訴人們，凝聚家族要仰仗內在精神，內在精神的提升依賴於文化教養，文化教養的載體則是傳統典籍。“書不可死”四個字，雖然簡簡單單，但是用意深深沉沉。它執着地道明，傳統文化是維繫中華民族百折不撓地生存發展的精神紐帶，是浸潤於大地而培育民眾愛家、愛鄉、愛祖國的精神營養。

正是在這樣的精神激勵下，生活在澳門的鄭觀應，撰寫了憂國憂民的《盛世危言》；行醫在澳門的孫中山，思索起挽救中華民族的偉大方略。正是在這樣的精神激勵下，澳門的疍民船家能哺育出偉大的音樂家冼星海，他飽含深情地譜寫成音樂史詩《黃河大合唱》，這部嘹亮的組曲至今仍舊唱徹廣袤的祖國大地，鼓舞着全體中國人民繼往開來。所以，我們不能否認，中華傳統文化的確確是綿延千千萬萬家族的決定因素。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絕不可以削弱乃至拋棄中華傳統文化。

雖然社會在日新月異地變遷，但是不管如何吐故納新，“書不可死”！

四

由此推開來看，自從上古黃帝部落凝聚成華夏部族，進而發展為中華民族大家庭，至今已經穿越五千餘年時空。在漫長的歲月裡，中華大地屢經滄海桑田巨變，飽受外侮而戰亂叢生。但是，由生活在廣袤天地間的千千萬萬家庭凝聚而成的中華民族，其香火非但不熄不滅，反而愈燃愈烈，不正是因為其精神之中蘊含的傳統文化堅忍不拔而歷久彌新的緣故嗎？

中華傳統文化的歷史作用就在於：其一，深刻貫徹民族精神於始終，因此可以持久發展至現今；其二，普遍灌輸華夏大地而毫不遺漏，

學術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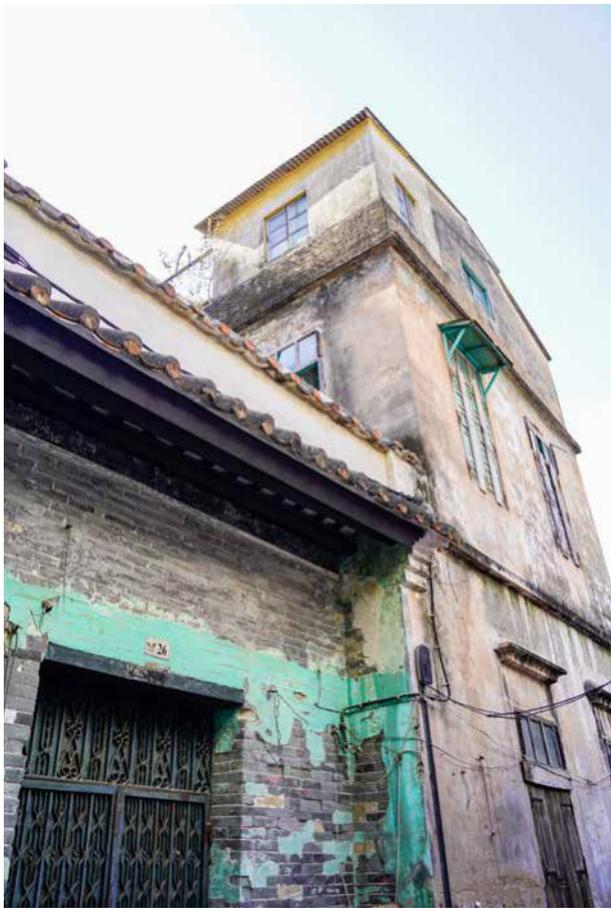


圖3. 趙家巷24及26號（圖片來源：編輯部攝製提供）

所以能夠浸潤達乎邊疆僻壤。趙氏家族十幾代扎根生存的望廈，位於祖國大陸南端珠江口外的澳門半島之北部，是偏僻的基層村落。它遠離華夏的政治中心北京，遠離東方的經濟重鎮上海，遠離悠久的文化古都洛陽和西安，而且曾長期處於葡人管治之下，但是卻一直追念着中華傳統文化的光彩。

終於，98年前，聞一多先生藉《七子之歌·澳門》為包括望廈在內的澳門人民呼喊出由衷的心聲：“我離開你的襁褓太久了，母親！但是他們擄去的是我的肉體，你依然保管我內心的靈魂。”偉大的詩人啊，您的吟誦久久縈繞半島！如此撕心裂肺的呼喊之聲，能不令人感動涕零嗎？澳門同胞對祖國母親之所以懷有如

此深情，是因為他們的民族精髓沒有改變；澳門同胞的民族精髓之所以不會改變，是因為像望廈趙氏這樣的堅持中華文化傳統的家族和民眾比比皆是。由此可見，澳門同胞“內心的靈魂”，就是亙古不斷的中華傳統文化。由於堅守着中華傳統文化，歷經數百年葡人管治的澳門同胞始終懷念和追隨祖國母親。

“書不可死”，故而“內心的靈魂”永恆！

附錄：〈九衢公行略〉

先子氏趙，諱元輅，字任臣，號九衢，又號仲樸，中式乾隆丁酉科廣東鄉試第十八名舉人。賦性肫篤嚴毅，言動不苟，悉中禮法。孜孜於孝悌忠信，常浩然有光大意。族黨僚友咸欽敬之，內外無間言。

酷嗜詩書，如飢渴之於飲食。周歲始終，隆冬盛暑，手不釋卷數十年如一日。每大除之夕，元旦之辰，亦琅琅聞誦讀聲，曰此“隔年雨”“開年雨”也。

其教子姪，亦無不然。憶不孝菁總角時，每五鼓即喚起。讀書必求精熟，稍惰輒加鞭朴。督之奮勉，如所自為。蓋真知篤好出於自然者如此。

家住澳門，華夷雜處，人不知書。先子髫齡時，家極寒素，藜藿不飽。先曾祖晨夕扶杖，親攜就塾，忍飢以飼。先曾祖疾篤，流涕執先子手言曰：“吾家雖貧，汝必讀書。毋自餒，毋忘我之志！”先子用是益發憤，冬夜讀倦，常以冷水浸其足，學日精進。

事先祖父母至孝。比以府試第一人入泮，聞先祖父病革，躑躅歸省侍疾。彌月目不交睫，委曲備至。先祖父歿，奉先祖母彌謹，依依孺慕，夜四五起視枕被。每有觸怒，先祖母一言及之，即破怒為喜。事先伯父如事父，外出讀書，每得一藝必寄呈評定。歸則與諸先伯叔津津言孝友，及一切齊家教子之法。一堂聚坐，

必至夜分乃散，怡怡棣萼，先祖母時顧而樂之。約束門內嚴而有恩，莫不整肅如禮。稍有不檢，譴訶隨及，絕不姑容。以故一門循循禮教，稱於都邑。與朋友交，道誼相敦，規勸出於忠告；輕財樂施，寒賤者尤加意周卹。

嘗從澹泉何太夫子如瀟遊，於所講論必明加辨析，太夫子視為畏友。時同學者歲常數百人，太夫子宣講時先子或因事外出，每當席向諸友言曰：“趙生不在坐，講書輒覺無興趣。”其為所器重如此。肄業粵秀書院，文一出輒冠儕偶，山長暨上游咸器重之。德大宗丞定圃先生尤加愛獎，時邀入衙署，上下議論終日。丁酉秋捷，無喜色，惟恨先曾祖父母、先祖父不及見，臨祭悲涕哀動眾人。

生平精研經學，喜讀韓文，故為文皆根柢經術氣盛，如江海之運。著有《觀我集文稿》，耗失過半；於四書、五經、三禮——手註，擇精語詳悉，多發前人所未發；所著自警日記，隨手抒寫心得，至三萬餘言；概以存心養氣為旨，而一歸於孝友。讀其書，可想見其為人。

乾隆己亥，再上公車時身體就弱，人或勸之稍息。先子曰：“祖志不可忘也。”庚子，應春官試三場，扶病出。越十數日，卒於京邸，年四十有二。彌留之頃，不及瑣屑家事，惟殷殷以母兄為念，言不絕口。並遺囑勉不孝菁兄弟讀書，曰：“人可死，書不可死也！”諸父執自京來訃，言之甚悉。嗚呼！先子之嗜書如命，始終惓惓於祖志若此。

維時經紀其喪者，皆以古道交，而順德陳明府錫熙尤關切得力。嗚呼！此不孝菁之所以抱恨終天，罪無可逭者也。

先子歿，菁年甫十三。謹掇少所記憶及聞於諸伯叔及暨諸父執者，據實而略誌之，以世為我子孫法。

不孝男允菁謹述
年愚姪吳梯頓首拜填諱

致謝：本文寫於疫情肆虐期間，承蒙陳嘉欣君慷慨相助，為我奔忙於澳門大學圖書館，惠予借取相關文稿和期刊；並且與我反覆討論，不吝提出寶貴意見。藉此文後，致以由衷的謝忱！

註釋：

1. 落華生（許地山）：〈空山靈雨·三遷〉，《小說月報》，第13卷第4號（1922），頁10-11。
2. 此家譜係澳門巨賈吳利勳先生收藏品，筆者所見為澳門大學伍宜孫圖書館皮置的複印本。該複印本題曰《趙書澤堂家譜》，作為《蒲江趙氏家譜》之續，記載趙氏第二十五世二房同義公分支之諱號履歷，刊印於咸豐戊午孟冬吉旦（1858年陰曆十月初一日），距今接近165年。
3. 趙元輅的事跡以《趙書澤堂家譜》所輯〈九衢公行略〉為詳。為了方便行文，不復一一出註，而將其加以標點，附錄在本文之後。
4. 見於《趙書澤堂家譜》第二十五世二房同義公分支元輅公條。
5. 見於《趙書澤堂家譜》第二十六世允菁公條。
6. 關於望廈趙氏的社會影響，詳見林廣志：〈清代澳門望廈趙氏家族事跡考述〉，《澳門歷史研究》，第3期（2004），頁123-130；莫景泰：〈望廈趙氏家族對澳門的影響〉，《澳門雜誌》（中文版），第48期（2005），頁66-73；Shen, Fu Xuan. "A Study on the Zhao Family in Macau: Focus on Genealogy of Shuze Hall of Zhao Family (《趙書澤堂家譜》), Synopsis of the Zhao Family (《家乘略鈔》) and Genealogy of the Zhao Family from Pujiang (《蒲江趙氏家譜》)." 2019. University of Macau, Master's Thesis.
7. 見於《趙書澤堂家譜》第二十六世允菁公條。
8. 《中美五口貿易章程：海關稅則》（*Treaty of Peace, Amity, and Commer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Chinese Empire*）是美國迫使清朝簽訂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時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由於簽約地點在澳門半島北部的望廈村，通常稱之為《望廈條約》。
9. 關於該條約名稱的辨析以及影響，詳見譚世寶的〈從“望廈條約”簽訂處看澳門與中國的歷史滄桑〉和〈《望廈條約》簽證處及名稱之異說考辨〉。文中採用“訛遍”二字，精確刻畫了美國的卑劣行徑。二文均載於譚世寶：《馬交與支那諸名考》，香港：香港出版社，2015年，頁228-231、232-279。